

四 結論

以上把過去列、史、黑、布四個時代的政治制度及政府組織之演變，從重點、特點加以分析和評論，并可獲得下列三點結論：

(一) 一九二四年第一部「蘇聯」憲法和一九三六年修改的憲法，都是史達林親自主持的，老謀深算的獨裁者史達林，擅長玩弄政治，有時大刀闊斧的消滅敵人（如消滅富農和少數民族），有時帶着假面具大談社會主義民主，他是真正導演蘇式共產主義的魔術師。

(二) 現在蘇俄政府組織中，約有八個「部」、「會」與國防工業有關，支援發展軍事工業。文化部、外交部、對外經濟聯系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機構，都是支援俄帝對外侵略的工具。

(三) 蘇俄社會組織，如職工會、共青团在列寧和史達林時代就是第三國際運用的機構，如過去有名的世界工聯，又如過去俄共共青团代表達林第一次訪 孫總理，創辦中共「團」的組織，現在他在「遠東問題雜誌」上發表「回憶錄」。蘇俄合作社原為 M.O. M.P. 「國際革命家救援會」^⑤ 的掩護機構，過去上海就有俄人主辦的合作社，在經費人事上掩護了不少中俄共地下工作人員。

註⑤ 見「俄華辭典」第八七一頁。

蘇俄的穀物生產和對外糧食貿易

呂 律

小引

任何一國糧食的對外貿易，無不直接取決於國內穀物生產的豐歉與盈虧，但在蘇俄的糧食貿易中，由於政治的需要，却往往與一般國家有所不同。

蘇俄的穀物生產和對外糧食貿易

根據有關資料顯示，蘇俄並不因為穀物歉收，就向外國購買糧食，也不因為穀物豐收，就不向外國購買糧食；反之，蘇俄在穀物豐收之年，固然要對外出口糧食，但在穀物歉收之年，往往也對外出口糧食。

蘇俄糧食的進口，不一定是因為當年或上年穀物歉收，以致發生人民的麵包、工業的原料和畜牧業的飼料供應不足的問題，必須進口穀物，以濟燃眉之急。相反的，蘇俄糧食的出口，也不一定是因為當年或上一年穀類作物豐收，人民、工業和畜牧業對於穀物的需要，已足夠食用，以自己之有餘，濟他人之不足。

為了證明以上這些看法，爰將蘇俄的穀物生產同對外糧食貿易的關係，作一個抽樣研究，而最適當的素材，是蘇俄第九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各年份關於穀物生產和對外糧食貿易的兩組統計資料，因為在這個五年期間，蘇俄的農業有豐年、有荒年、也有平年，在這三種不同的年成中，蘇俄的對外糧食貿易，也有其與眾不同的表現與作法。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蘇俄的穀類作物播種面積，共計一一九三〇萬公頃，比一九七〇年的一一九三〇萬公頃少一四〇萬公頃，其中：小麥的播種面積佔六四〇〇萬公頃（冬小麥—二〇七〇萬公頃，春小麥—四三三〇萬公頃），裸麥（亦稱黑麥）—九五〇萬公頃，玉米（食用的玉蜀黍）—三三〇萬公頃，黍米—二四〇萬公頃，大麥—二一六〇萬公頃，燕麥—九六〇萬公頃，蕎麥—一八〇萬公頃，稻穀—四〇萬公頃，豆類作物—五二〇萬公頃^①。

但是因為播種面積的減少，加以氣候條件不佳，一九七一年穀類作物的收成，與一九七〇年相比，減少了五六〇萬公頃，祇達到總收穫量一八一二〇萬公頃。其中：小麥—九八八〇萬公頃，裸麥—一二八〇萬公頃，玉米（食用玉蜀黍）—八六〇萬公頃，大麥—三四六〇萬公頃，燕麥—一四六〇萬公頃，黍米—二〇四萬公頃，蕎麥—一一七萬公頃，稻穀—一四三萬公頃，豆類作物—六九五萬公頃^②。

按一般情形來說，一九七一年的穀物總收穫量既然減少了五六〇萬公頃，雖然不能稱為一個荒年，但總歸未完成穀類作物的生產計劃，亟應進口糧食，不宜再作糧食的出口的貿易，然而事實上蘇俄并未如此作。這一年的糧食出口貿易多於進口的穀物甚多。

蘇俄一九七一年出口的穀物共達八、六三九、六〇〇噸，其中：奧地利—九一七〇〇噸，英國—二八二九〇〇噸，匈牙利—四二五九〇〇噸，東德—一九二二七〇〇噸，義大利—一四八六〇〇噸，北韓—一五二二〇〇噸，古巴—一五七三九〇〇噸，荷蘭—八

註① 蘇俄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一九七五年「蘇俄統計數字手冊」，第一〇—一一頁。

註② 同上，第一〇九頁。

三八〇〇噸，波蘭——一三二六〇〇噸，芬蘭——三三三〇〇噸，捷克——一四八九二〇〇噸，智利——一二四六〇〇噸^③。

除此之外，蘇俄在這一年出口六五四二〇〇噸麵粉，其中：北越——三〇一三〇〇噸，古巴——三〇八一〇〇噸，馬利——三〇〇噸，利比亞——一六四〇〇噸，僑蒙——一六一〇〇噸^④。

蘇俄一九七一年糧食進口的統計數字分別見於下列三處：

一、「蘇俄商品進口統計」^⑤中列有：穀物三五〇萬噸，其中：小麥二三〇萬噸，玉米（食用玉蜀黍）八八〇、三〇〇噸；

二、「某些商品的地理區分的統計」^⑥中列有稻穀三二二九〇〇噸，其中：緬甸占八五〇〇噸，埃及占一八八二〇〇噸，北韓占八八六〇〇噸，巴基斯坦占二〇〇〇〇噸。

三、「按國別進口的商品統計」^⑦中列有：

法國供應小麥一九九七〇〇噸，大麥一七九三〇〇噸，玉米（食用玉蜀黍）五八三〇〇噸；

緬甸供應稻穀一七〇五六噸；

北韓供應稻穀一〇三一〇〇噸；

巴基斯坦供應稻穀二五〇〇〇噸；

埃及供應稻穀一八二一〇〇噸；

巴西供應玉米（食用玉蜀黍）五〇四〇〇噸；

加拿大供應小麥一八〇五一〇〇噸，麵粉二六五九〇〇噸；

泰國供應玉米（食用玉蜀黍）三五五〇〇噸。

就以上進口糧食三種統計資料來看，這一年進口的穀物雖然分爲小麥、大麥、玉米和稻穀四種，但進口的穀物（三五〇〇〇噸）少於出口穀物（八六三九六〇〇噸）達一半以上，却是不爭的事實。在一九七一年那種農業成績欠佳的情況下，蘇俄將穀物生產同對外糧食貿易的關係作如此這般的安排，除非爲了政治目的，絕不應有此不近人情的怪現象。

註③ 蘇俄對外貿易部「一九七一年對外貿易統計彙編」，第八五頁。

註④ 同上，第八七頁。

註⑤ 同上，第四六頁。

註⑥ 同上，第一〇八頁。

註⑦ 同上，第二〇五、二二六、二五二、二六六、二八五、三〇〇、三〇二及二七〇頁。

一九七二年

蘇俄一九七二年穀物播種總面積爲二二〇一〇萬公頃，與一九七一年相比多了二二〇萬公頃，其中：小麥的播種面積爲五八五〇萬公頃（冬小麥一五〇〇萬公頃，春小麥一四三五〇萬公頃），裸麥一八二〇萬公頃，玉米（食用玉蜀黍）一四〇〇萬公頃，大麥一二七二〇萬公頃，燕麥一一四〇萬公頃，黍米一二七〇萬公頃，蕎麥一七〇萬公頃，稻穀一四〇萬公頃，豆類作物一五八〇萬公頃^⑧。

但是，因爲這一年的災情比一九七一年更甚，蘇俄歐洲部份大多數農業地區，幾乎均包括在災區以內，以致造成一個比一九七一年更壞的農業年份，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荒年。

因此之故，穀物的總收穫量祇達到一六八二〇萬噸，其中：小麥一八六〇〇萬噸，裸麥一九六〇萬噸，玉米（食用玉蜀黍）一九八〇萬噸，大麥一三六八〇萬噸，燕麥一四一〇萬噸，黍米一二二萬噸，蕎麥一八一萬噸，稻穀一六五萬噸，豆類作物一七一〇萬噸^⑨。

一九七二年的年成既然如此之糟，依常理而論，蘇俄似應針對人民麵包、工業原料和畜牧業飼料的需要，向外國大量採購穀物，以應急需。然而不然，這一年蘇俄對於穀物生產和糧食對外貿易的關係的安排，非常特殊。

首先從進口的糧食貿易來看，蘇在這一年進口的糧食祇有兩種：稻穀和麵粉。進口的稻穀共計二一九八〇〇噸（其中：緬甸一二七四〇〇噸，埃及一六四五〇〇噸，北韓一八七九〇〇噸）^⑩，來自加拿大的麵粉二六三二〇〇噸^⑪。

其次，從出口貿易方面看，蘇俄竟在一個不大不小的荒年出口三七七六〇〇噸麵粉，其中：北越一三三〇〇噸，古巴三〇四八〇〇噸，利比亞二七九〇〇噸，馬利三六〇〇噸，僞蒙一六一〇〇噸。

由此更加證明，蘇俄糧食的對外貿易，其出發點，不完全是國內的需要，以一九七二年麵粉的進出口爲例，顯係將來自加拿大的麵粉轉售給北越等國，以提高其政治影響力，并從中取得經濟上的利益。

註⑧ 同註①，第一一〇頁。

註⑨ 同上，第一〇八頁。

註⑩ 同註③一九七二年統計彙編，第一〇七頁。

註⑪ 同上，第三〇〇頁。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蘇俄的穀類作物播種面積又增加六六〇萬公頃，共計達一二六七〇萬公頃。其中：小麥的播種面積佔六三一〇萬公頃（冬小麥——一八三〇萬公頃，春小麥——四四八〇萬公頃），裸麥——七〇〇萬公頃，玉米（食用玉蜀黍）——四〇〇萬公頃，大麥——二九四〇萬公頃，燕麥——一一九〇萬公頃，黍米——二九〇萬公頃，蕎麥——一六〇萬公頃，稻穀——五〇萬公頃，豆類作物——六一〇萬公頃^⑫。

這一年蘇俄的天時作美，又兼有了連續二年的失敗教訓，以致造成一個大豐年，穀類作物的收成打破以往的紀錄，總收穫量計達二二二五〇萬噸，其中：小麥的收穫量爲一〇九八〇萬噸，裸麥——一〇八〇萬噸，玉米（食用玉蜀黍）——一三二〇萬噸，大麥——五五〇〇萬噸，燕麥——一七五〇萬噸，黍米——四四二萬噸，蕎麥——一三〇萬噸，稻穀——一七七萬噸，豆類作物——八四五萬噸^⑬。

遇到這樣一個空前未有過的好年成，似乎糧食的對外貿易，應該出口多於進口才對，但是，蘇俄的安排恰恰相反。

一九七三年的穀物出口貿易，總共爲四八五三三〇〇噸，其中：東德九七七七〇〇噸，北韓一八一八〇〇噸，古巴五三八九〇〇噸，僑蒙六九五〇〇噸，波蘭一〇六九二〇〇噸，捷克一〇九四一〇〇噸。

出口的穀物，分小麥和裸麥兩種^⑭：小麥的出口量爲四一九二九〇〇噸，其中，東德八七九〇〇噸，北韓一八一八〇〇噸，古巴六九五〇〇噸，波蘭九六〇九〇〇噸，捷克七五九八〇〇噸；裸麥的出口量爲二七六二〇〇噸，其中：東德九八七〇〇噸，古巴二〇〇〇噸，波蘭二〇〇〇噸，捷克一三七五〇〇噸。

這一年穀物的進口量，殊屬驚人，共計二三九〇萬公噸^⑮，其中：加拿大占四二〇萬噸，美國占一五四〇萬噸，法國占一四〇萬噸。

進口的穀物，主要是三種：小麥，玉米和稻穀，計（一）小麥的進口量爲一五二〇〇〇〇噸，其中：加拿大占三三三四八〇〇噸，美國占九八四七九〇〇噸，法國占三四三五〇〇噸。（二）玉米的進口量爲五四〇〇〇〇噸，其中：匈牙利占三六七一〇〇噸，美國占四七五〇二〇〇噸。（三）稻穀的進口量爲一五三五〇〇噸^⑯，其中：埃及占五六六〇〇噸，北韓占九六一〇〇噸。

註⑫ 同註①，第一〇六頁。

註⑬ 同上，第一〇四頁。

註⑭ 同③一九七四年統計彙編，第八九頁。

註⑮ 同上，第一〇九頁。

註⑯ 同上，第一一一頁。

一九七三年蘇俄除進口穀物二三九〇萬噸之外，尚從加拿大進口麵粉二九四〇九一噸，出口四八五萬餘噸，尚餘的九〇五萬餘噸，穀物和二九四〇九一噸麵粉，無疑已成為蘇俄的儲備糧了。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蘇俄的穀類作物播種面積，為一二七二〇萬公頃，比一九七三年僅增加五〇萬公頃，其中：小麥的播種面積為五九七〇萬公頃（冬小麥一八六〇萬公頃，春小麥一四一一〇萬公頃），裸麥一九八〇萬公頃，玉米（食用玉蜀黍）一四〇〇萬公頃，大麥一三一〇萬公頃，燕麥一一一五〇萬公頃，黍米一三〇〇萬公頃，蕎麥一六〇萬公頃，稻穀一五〇萬公頃，豆類作物一五八〇萬公頃^⑰。

這一年的穀物總收穫量雖然比一九七三年減少二六八〇萬噸，然而比一九七一年多一四五〇萬公噸，而比一九七二年多二七五〇萬公噸，所以可以稱為一個平年。

在穀物總收穫量一九五七〇公噸之中包括：小麥一八三九〇萬噸，裸麥一五二〇萬噸，玉米一二一〇萬噸，大麥一五四二〇萬噸，燕麥一五三〇萬噸，黍米一二九一萬噸，蕎麥一九七萬噸，稻穀一九一萬噸，豆類作物八七一萬噸^⑱。

這一年糧食的對外貿易，進出口雖然差不了多少，但進口仍比出口為多。茲分列如下：

一九七四年蘇俄穀物出口量為七〇二九五〇〇公噸^⑲，其中：東德一四二五一〇〇噸，北韓一八一〇〇〇噸，古巴五七〇二〇噸，波蘭一八九八二〇〇噸，捷克六六八七〇〇噸。

出口的主要穀物是兩種：小麥和大麥，其中小麥的出口量為三六二四二〇〇公噸，計東德一〇七八七〇〇噸，北韓一八一〇〇噸，古巴三四七〇〇噸，波蘭一六〇五一〇〇噸，捷克四一二四〇〇噸。大麥的出口量為東德七三八〇〇噸，計古巴六九二〇噸，波蘭二四六七〇〇噸，捷克八四八〇〇噸。

一九七四年蘇俄的穀物進口量為七一〇萬噸^⑳，其中：加拿大五〇萬噸，美國四一〇萬噸，法國一〇萬噸。進口的穀物分為小麥、玉米和稻米三種，計（一）小麥的進口量為二七〇萬噸，其中加拿大供應四一〇五〇〇噸，美國供應一三二

註⑰ 同註①一九七四年統計數字手冊，第一〇六頁。

註⑱ 同上，一九七五年統計數字手冊，第一〇八頁。

註⑲ 同註③一九七四年統計彙編，第八九頁。

註⑳ 同上，第一〇九頁。

三〇〇噸；(二)玉米的進口量爲三四〇萬噸，其中：匈牙利供應一九三〇〇噸，美國二六五九四〇〇噸；(三)稻穀的進口量爲一九四四〇〇噸，其中：埃及供應三九六〇〇噸，北韓一三三五〇〇噸。

蘇俄一九七四年穀物進口的種類和數量，除在一九七四年對外貿易統計彙編一〇九頁所記者外，另在同彙編第二九九頁來自加拿大的進口中列有麵粉二六九〇五四公噸，若將此項麵粉的進口加入糧食總進口之中，顯然進口已超出出口甚多，蘇俄不論在平年和豐年祇要有可能，即儘量進口糧食作爲轉售和儲備之用，於此又得一證明。

一九七五年

蘇俄一九七五年穀物總播種面積，共計一二七九〇萬公頃，其中：小麥的播種面積爲六二〇〇萬公頃（冬小麥——一九七六〇萬公頃，春小麥——四二四〇萬公頃），裸麥——八〇〇萬公頃，玉米（食用的玉蜀黍）——二六〇萬公頃，大麥——三二五〇萬公頃，燕麥——一二一〇萬公頃，黍米——二八〇萬公頃，蕎麥——一五〇萬公頃，稻穀——五〇萬公頃，豆類作物——五七〇萬公頃^②。

這一年是蘇俄農業災情最嚴重的一年，以致造成一個罕見的壞年成，可以說是這一屆五年計劃中最大的一個大荒年。

穀類作物的總收穫量祇達到一四〇〇〇萬噸，不要說比大豐收的一九七三年少八二五〇萬公噸，而且比公認爲年成很不好的一九七二年也少二八二〇萬公噸，其中：小麥的收穫量爲六六一〇萬噸，裸麥——九一〇萬噸，玉米（食用玉蜀黍）——七三〇萬噸，大麥——三五八〇萬噸，燕麥——一二五〇萬噸，黍米——一一一萬噸，蕎麥——四八萬噸，稻穀——二〇〇萬噸，豆類作物——五三三萬噸^②。

遇到這種惡劣情況，不論任何一國都要力謀進口糧食，以補軍精民食、工業原料和畜牧業飼料之不足，蘇俄也不例外，不過它對共產集團各附庸國的出口，仍維持不變。

一九七五年蘇俄穀物的出口量，共計爲三、五七八、〇〇〇噸^②，比上年減少了三四五、一五〇〇噸，在此一出口量中，東德占七一九八〇〇噸，北韓占二二二一〇〇噸，古巴占五三三三〇〇噸，僑蒙占二〇一〇〇噸，波蘭占一〇一四六〇〇噸，捷克占五八七一〇〇噸。

小麥的出口量爲二、六六四、七〇〇噸，其中：東德占五七七二〇〇噸，北韓占二二二一〇〇噸，古巴占四〇四四〇〇噸，僑

註①，第一一頁。

註②，同上，第一〇八頁。

註③，一九七五年統計彙編，第八五頁。

蒙占二〇一〇〇噸，波蘭占七六三二〇〇噸，捷克占五〇四九〇〇噸。

大麥的出口量爲八一八三〇〇噸，其中：東德占一四二六〇〇噸，古巴占三四二〇〇噸，波蘭占二五一〇〇噸，捷克八二三〇〇噸。

一九七五年蘇俄的穀物進口量高達一、五九〇萬公噸^②，其中：阿根廷供應一八〇萬噸，匈牙利供應九〇萬噸，加拿大供應三〇〇萬噸，美國供應七一〇萬噸，法國供應二〇萬噸。

這一年進口的穀物，列在蘇俄對外貿易部一九七五年對外貿易統計彙編「按地理區分的蘇俄進口貿易」中者，計有小麥、玉米和稻穀三種。

小麥的進口量達九、一四五、六〇〇噸，其中：阿根廷一八一〇〇噸，匈牙利一六七四六〇〇噸，加拿大一二一九六八〇噸，美國一三八一〇九〇〇噸。

玉米的進口量達五、五四八、〇〇〇噸，其中：阿根廷一九五四三〇〇噸，匈牙利一七九七〇〇噸，美國一三二八四一〇〇噸。

稻穀的進口量達二七八、八〇〇噸，其中：埃及一四三六〇〇噸，北韓一二三九〇〇噸。

除此之外，上述的統計彙編在「按國別與商品別的進出口統計」中，在來自加拿大的商品中尚列有二九三、七四二公噸的麵粉。

結語

總之，從以上的逐年檢查中，我們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即蘇俄的對外糧食貿易，並不是與一般國家大同小異，而是小同大異。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除了因爲最後一年是個大荒年，不得不在世界的糧食市場上廣事搜購外，其他各年份對於糧食生產與對外貿易關係的安排，多與常理背道而馳——歉收之年不應出口而出口，豐收之年不必採購而採購。

此一現象，其實亦不難理解：蘇俄與共產集團各附庸國家均訂有長期貿易協定，而這些國家又多係糧產不足自給的國家，軍精民食、工業原料和畜牧業的飼料等均得仰賴蘇俄提供，故豐收之年要對這些國家負責供應，歉收之年也要設法通過外購的途徑轉售給它們。因此，我們附帶得一了解，蘇俄對共產集團各附庸國，不但用華沙公約控制了它們的國防，用經濟互助委員會控制了它們的經濟，而且用糧食的對外貿易控制了各附庸國人民的肚皮。

在糧食政治化的情況下，出現蘇俄穀物生產與糧食對外貿易關係不正常的現象，也就不足爲怪了。（完）

註② 同上，第一〇四頁。